

□红生微语

□任芳(济源市)

□诗词采颀

不说一字

没有一次抵达是最终的彼岸,没有一种风景是同样的花开。冬天,要一起去寻找,看清风过肩,山外的山,有没有忘却的川;看浮云一别后的锦瑟华年,是否还藏在茱萸峰和天门山之间。

世界仿佛凋零了,但灰茫茫的山林中,有飞鸟的踪影;坚硬的土壤下,有根系在蔓延;寒风萧瑟的路上,人来人往。生命无处在,无处不在。北国寒冬空旷原野上,竟然还有花。那是冰花!水在大山深处,冷到极致时盛开的花。

不能轻易获得,须长途跋涉,且歌且舞,才配得上它的冰清玉洁和神圣,清晨第一滴露珠的纯净。徒步穿越一道又一道黑漆漆、悠长的隧道,没有照明,尽头是隐隐约约的光点,好像很近,却总也走不到头,两侧和头顶是石壁,耳畔仿佛有说话声。前后不见人,是有点担忧和恐惧的。不敢想,不去想,唯有前行,抑或后退。后退是坦途,是归途;前行是未知,是诱惑,是陷阱。

边走边漫无边际地眷顾,离出口还有一段距离。迎面微光闪烁,近了,是两个比我们更早的行者。简短交流后,加快速度。人往往这样,总是将希望或情绪放在别人手里,从别人的成败得失里看到迷惑迟疑的自己。我亦如此,并未免俗。

不问一朵花开的理由,开与不开,季节物候有令。喜怒哀乐和花无关,花语也是强加给它的。看花是花,看花不是花,完全在看花人。我喜欢你,想见你,理由就是没有理由。于是,我来了,我们来了。这是一场爱的双向奔赴,天时地利人和,无一缺失无一不可。

皱纹是时间留下的折痕,我们每一次的心动,也是。

我曾无数次从山前走过,沿着道路两侧旁逸斜出的平坦或坑洼的羊肠小道,向纵深探寻。有成堆的瓦砾和石块,参差不齐的杂树灌木,轮廓模糊的残垣断壁,从前主人留下的废弃农具,甚至还见过一个平板车,车身卧躺在荒芜的田埂上。夕阳恰好落到地平线,给旁边的老屋蒙上一层赭红。小径深处有成群牛羊在觅食,放牧人裹着棉袄,甩着鞭子,高声吆喝。一条即将建成的旅游高速,几处机器轰鸣的厂房,一座座漂亮的新农舍静默着,我们越过它们,奔向大山更深处,曾经的穷乡僻壤。

出百合隧道,日月潭冰瀑跃入视线,友人女儿轻快地滑下台阶,手举冰凌雀跃;金光闪闪的南天门,巨人般俯瞰众生;折返经过正在造雪的滑雪场,白茫茫一片,几个大人小孩在雪地里嬉戏;右转,走一段水泥路、一段木栈道,

峰回路转,突现一开阔处,滴水崖硬生生、扑棱棱地跳跃。初见刹那,思维空白、呼吸骤停,几秒后心跳加速,脸色涨红,大脑嗡嗡作响,水滴在上方随风飘洒。

我去过乱石,走过山西,九里沟深处的滴水盆冰挂最合心意。不止在山顶一滴一滴自由降落的水,不止在山腰经年累月积水而成的潭,不止在晶莹剔透的水之精灵,更在乎穿越漆黑悠长的隧道,跋涉蜿蜒起伏的山路,努力攀爬天梯,以及未能抵达的溶洞。所有的美好和在乎,都是爱而不得、遗憾和缺失的一角。

漫长的冬天旧情萧疏,却积蓄了整一年的翠绿、葳蕤、繁茂和硕果,贮存在泥土深处、岩石缝隙和皲裂的树皮之下,稍一触碰即飞珠溅玉,喷涌而出,倾泻而下,化作一帘珠玉叮咚作响,惊扰了冬之清梦,也引得众人纷沓而来,喧闹处,惊飞鸟柏枝丫上密密麻麻的喜鹊,呼啦啦,一片羽毛飘落水面。

这是一次没有终点的行程,尽管上方不远就是溶洞,隐秘诱惑,而我只需迈出一步,爬上去。但,一切都没有发生。

俯身捡拾一枚褐黄干枯的叶片,我再一次凝视深渊。不说一字,已很美好。

惊蛰 (外一首) □袁文章(封丘县)

雨水落了,很均匀
润湿一块不起眼的高地
一只甲壳虫爬过来,发动坦克
一寸寸推平料峭

没有比实干更好的抒情了
哪怕动作机械而笨拙

或许春天有多种内涵
但在桃花吐蕊和蚂蚁穿插之前
在芬芳和速度普及之前

它,就是既定的主语
无论怎样支配,修饰的阳光
都足够温柔,带着金质的欢喜

春夜喜雨

摸黑赶路。步履轻轻
像蝶翅,滑过每一寸梦乡

动中有静。不着急,不鲁莽
以露珠的身份到驻地换防

虽不曾对话,你一定见过它
另一种形象——
一朵花不加掩饰的微笑
一草一木合体的新装

三月 (外一首) □黄文(新乡县)

人间三月
阳光在石缝之间
突然洞开
让无数的植物和
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小动物
睁开了惺忪的眼

那枝桃花
从唐朝穿越而来
不知是不是崔护
相映红的那枝
为了人面之约
历经千劫

哪吒

春节档的电影
最红的当数《哪吒2》
听说票房已经突破
历史上最高的纪录

新学期开学
几乎所有的讲话中
都会引用几句流行的台词
不过,那魔童的话
还真励志

我从没看过这部影片
也不知道那魔童都干了些什么
不过我还是在黑板上给孩子们
写下
我命由我不由天

□季节风铃

□王静文(新乡市)

惊蛰

搅拌成面糊状。母亲往面糊里撒盐时,电饼铛已热得冒出了青烟。惊蛰摊煎饼是我们这儿的旧俗,圆如满月的薄饼在电饼铛上旋出金褐色漩涡,咬破焦脆的边,内里还裹着未醒透的湿软。老一辈说这是应“惊蛰”的景,虫子怎么翻身,人就得怎么翻过“霉运”。可今年惊蛰天气冷得厉害,面糊在面盆里蔫着,怎么也发不起来该有的蓬松劲。

电饼铛烧得太热,面糊淋下去滋滋作响,腾起的白雾里浮动着二十四个传统的节气。母亲用木铲子转着圈推碾,但动作却比往年迟缓,她总说惊蛰日的火候要带三分雷气,电饼铛这个用电的玩意哪里懂得地脉的震颤。

“翻!”母亲突然低喝一声。木铲插进饼边向上一挑,半熟的煎饼在电饼铛上划出弧线,背面烙着焦黑的斑,像被雷灼过的云。这勉强算是成型,只是边缘裂着细口,露出里头没蒸透的湿芯。我端着盘子去院里晾饼,冷风一吹,饼皮上的裂纹更深了。

节气本应是自然与人类的密约。古人在黄经345度处理下界桩,将惊蛰三候细细拆分:桃始华,仓庚鸣,鹰化为鸠。可今年春信失约。院外的桃树裹着灰扑扑的芽鳞,连最性急的婆婆纳都缩在墙角边。邻居家阳台上挂着的黄莺笼子静默如空巢,那只总在惊蛰日准时啼啭的鸟儿,此刻正把头埋在羽翼深处,像团被雨水打湿的绒球。几只蜗牛

藏在潮湿的墙上的缝隙里,像是一个空壳一般。元稹诗里“阳气初惊蛰”的悸动,此刻蜷在倒春寒的褶皱中,像极了电饼铛边上那圈没翻过去的饼皮。

办公室的绿萝这两天突然开始吐出新芽,藤蔓顺着文件柜爬上防火警报器,这些被圈养在恒温箱里的植物,却比旷野中的草木更早听见惊蛰的信号。人类用空调伪造春天,却遗忘了真正的惊蛰需要泥土解冻的痛感,需要地脉苏醒时的震颤。

当曙光照进院子的时候,母亲终于摊完了全部的煎饼。金黄的圆在盘子里微微颤动,裂痕处沁出清亮的水珠。母亲端了一盘供在灶王爷像前,瓷盘磕着案板的声响在房间里回荡。

古籍里记载的惊蛰这天的忌讳,突然间显出荒诞来:不可动土?推土机正在各个基建项目工地上啃噬着山丘;不可晚睡?办公室里加班的灯光彻夜不眠;现代人给每栋建筑装上避雷针,却在无意中斩断了天地间的电流;在惊蛰日炒黄豆驱虫的旧俗,早已在广泛使用的农药里绝迹。

夜里我梦见千万只蛰虫在冻土下翻身。它们的节肢敲击泥土,发出细雨叩窗般的响声。月光淌过母亲供奉灶王爷的煎饼,那些蜷曲的边角忽然舒展开来,托着水珠滚进裂缝,变成星半点点的绿。

梦醒时分,真正的雷声来了。



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惊蛰是“二月节,万物出乎震”,惊蛰的前几天,我看见春雷在云层里打了个滚,没响,但是却招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。大雨来得莽撞,夹着凛冽的北风叮叮咚咚地砸在雨棚上,掉在水泥地板上,溅起的水花都是欢喜的形状。那时,我正站在窗台前看风景,仿佛整个春天都在等待这场及时的好雨以及它迟到的仪式。

“总得摊几张翻身饼。”昨天,母亲从面袋里舀出半瓢绿豆面合着半瓢白面,然后放上葱花、芝麻调味料,在盆里